

阿拉伯卷

四分之一个
丈夫

李琛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蓝袜子丛书

四分之一个丈夫

(阿拉伯卷)

李琛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颜 达

封面设计：宁成春

《蓝袜子》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 陶 洁 钱满素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子平 宁 瑛 申慧辉 孙美玲

孙桂荣 李 琛 吴正仪 劳 人

张 容 张瑞安 段若川 陶 洁

高慧勤 钱满素 黄 梅 蒋承俊

蓝袜子丛书

四分之一个丈夫

李 琛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 北 新 华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15.75 印张 350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8.80 元

ISBN 7-5434-2419-3/I·214

前言

李 琛

从古至今，男人的阳刚和女人的阴柔构成世界和谐统一之美，二者缺一不可。男人作为力量的象征，女人作为娇美的象征，为历代文人艺术家赞颂不已。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造物所赋与人类的这种和谐总被邪恶所破坏，力量成为权力居高至尊，娇美变为软弱居下至卑。和谐统一之美残破扭曲，美成了丑。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和谐的美和永恒的爱便成了人类世代追求的目标之一。

生活于广袤的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民族视女人如同天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大地上一泓甘甜的清泉，沙漠里一片醉人的绿洲，带来生命和欢乐。诗人竞相用最美好的事物——如月亮、星星、樱桃、石榴、羚羊等来比喻心中的美人，描绘令人难忘的幽会，形成了阿拉伯情诗最初的模式。不过，这种自然纯洁美好的情感常常受到氏族部落传统观念的束缚窒息，导致了一幕幕《丽拉与痴情人》式的悲剧。

伊斯兰前（或称蒙昧时期）阿拉伯妇女在男人的庇护下，过着相对自由的生活。男人保障女人的生活必需，女人享有继承权。在操持家务、养育子女之外，她们也被允许参加部落间频繁的战斗，承

担护理工作。当时社会所崇尚的骁勇智慧也感染了女性，出现了征战沙场、称霸一方的台德木尔女王宰努比娅和以足智多谋载于《古兰经》的赛伯邑女王贝尔吉斯等女中豪杰。

阿拉伯民族能言善辩的特性也为女子所继承。女子的才华不仅在政治军事上，也在诗歌散文中得以展现。可惜，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流传下来的已是凤毛麟角。最著名的女诗人韩莎（575—664）擅长悼亡诗。她的两个兄弟和几个儿子都战死沙场，她的悲悼的诗篇流露出女性深明大义の刚强和丧失亲情的切肤之痛。活跃于欧卡兹集市赛诗会的女诗人珠姆阿与男人一起朗诵诗歌、品评诗句。悬诗诗人乌姆鲁·盖斯的妻子乌姆·杰达卜是位出色的评论家，诗人们常请她来执法赛诗。她慧眼识珠，评论中肯，曾让败下降来的丈夫无颜以对，将其休弃。

韵文体家训是妇女涉足较多的文体。乌玛麦在女儿乌姆·伊亚斯出嫁前的谆谆教诲体现出伊斯兰前的伦理观念，堪称是一篇阿拉伯的“女儿经”。诗人珠姆阿的妹妹杏德也是位诗人，她才思敏捷，其韵文内容广泛，含蓄奇崛，深受文人的敬佩。在大量的叙事文学中，女性语言的细腻生动非常突出。在坎达王相亲的故事中，相亲的女人把姑娘的长相、体态、谈吐从头至尾无一遗漏地描绘出来，十分有趣传神，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标准。各部族中女巫的预言和释梦形成了文学的另一种景观，从中可了解到阿拉伯早期文化的方方面面。

先知穆罕默德传播的伊斯兰信仰扼制了各部族间的仇杀，统一了各部族，形成了阿拉伯民族的思想。伊斯兰赋与阿拉伯妇女受教育、择夫、继承和管理财产的权利。女人扮演着母亲、妻子、主妇、女儿、职员、学生多种角色。阿拉伯人当时通行多妻制和友情、享乐、俘虏、奴隶、继承等五种婚姻。穆罕默

德只禁止了其中的享乐婚，规定男人只可娶四个妻子以顺应民众。《古兰经》第四章第三节中还做了如下规定：“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她们，那么，你们只可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因此，伊斯兰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人的多妻制。

为联络各部族，穆罕默德也娶了多个妻子，并允许妻子参与社会活动。为避免遭到他人的无礼和嫉妒，他要求妻子戴上面纱。这一习俗源于印度，后为阿拉伯人所遵从。然而，穆罕默德的要求并不涉及其他女子。由于社会舆论并不谴责和处罚男人的无礼，做丈夫的便效仿先知，要求妻子在公开场合带上面纱，最后发展到把妻子囚禁在家里。鉴此，废除多妻制和摘掉面纱就成为现代阿拉伯妇女要求解放的最早呼声。

伊斯兰信仰为阿拉伯文学增添了鲜明的宗教色彩。阿拉伯妇女为伊斯兰的传播做出了不少贡献。穆罕默德的妻子阿漪莎背记了他的两千两百一十段言论，成为最熟悉伊斯兰教义的女人。后来，她在派系的两军对垒中勇敢地站出来讲话，显示了女性语言的机智和雄辩。诗人韩莎鼓励儿子捍卫信仰、为安拉而战的讲话，言词铿锵，极富鼓动性。著名文学家贾希兹十分推崇韩莎言简意赅、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

莱依拉·艾赫里娅（？—1291）是继韩莎之后的又一位大诗人，她的情诗与她本人的爱情悲剧同样具有无限的魅力。众所周知，诗人陶拜热恋着她，由于她父亲的阻挠难结连理。莱依拉寄情于诗，抒发对恋人的赞美和思念。陶拜战死，莱依拉不顾丈夫的不快，执意去凭吊。墓旁猫头鹰惊飞，骆驼受惊造成她坠轿身亡，应验了陶拜在诗中的预言。人们将他们合葬一处，使有情人终得团圆。

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鼎盛时期，首都巴格达成了东方世界的中心。中亚北非各民族进入巴格达，阿拉伯社会不再是纯阿拉伯化的了。阿拉伯、波斯、印度、希腊文化的交融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社会上蓄奴蓄妾，享乐成风，给文学打上了鲜明的印记。这时期女性文学可分为自由女文学、女奴文学和村姑文学三大类。

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一般专注于贤妻良母的角色，无暇顾及文学，只有出身贵胄的妇人或宗教女学者、苏非派女教徒吟诗著文。乌姆·舍利夫以及祖贝妲所写的书信，语言通俗流畅，毫无书卷气。当时自由女婚姻的不自由所造成的压抑绝望，形成了自由女情诗哀婉低回的艺术特色。哈里发麦赫迪的女儿阿莉娅爱上父王的侍从，礼教的禁忌迫使她把爱埋在心底——她不能呼唤情人的名字，只盼望到荒郊野外喊个痛快。无奈中，只能用女人名字替代入诗抒发恋情。无独有偶，她的侄女哈里发马蒙的女儿赫底杰与姑母同病相怜——她渴望变成鸽子，飞进情人的鸽房任其爱抚。遁世修炼的苏非教派在阿拔斯时期十分流行，其中不乏一些女才子。拉比阿·阿德维娅（？—752）出身贫寒，后成为巴格达的名歌女，醒悟后苦行以净化心灵。她的诗作表达了对安拉发自内心的爱恋，并非因惧怕火狱而敬畏安拉。拉比阿关于爱的理论形成了苏非哲学神爱论的基础。

阿拔斯王朝来自不同民族的女奴经过专门训练培养，个个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她们陪伴在王孙贵胄、文人雅士的身旁，供其玩乐。女奴的存在为传播文化提高艺术鉴赏力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女奴的诗文以颂、悼、情诗为主，多效仿流行的作法，与闺中女子清丽的风格大不相同。著名的女奴诗人有欧蕾芭、麦哈布芭、阿娜等。

村女乡姑的悲悼恸哭、诘问官员的言词被文人及巡游的官员笔录下来，成为平民女子生活的艺术见证。

近代，阿拉伯各国处于摆脱奥斯曼长期统治的边缘。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面向西方，学习先进以增强国力。当时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已把女子受教育提到兴国利国的高度。1872年埃及兴建女子学校后，培养出不少杰出的女性，成为妇女运动的中坚。高西姆·艾敏于世纪交替之际高举妇女解放的大旗，号召妇女摘掉面纱，走出家门，争取同男人一样享有受教育和从事社会工作的权力。这股强劲的解放热潮有力地推动了阿拉伯妇女的解放运动。

本世纪初，杜莉娅·舍费格废除多妻制的主张曾获得巴基斯坦、印度著名乌里玛^①的支持。1920年，胡达·舍阿拉维不带面纱出席了在罗马召开的妇女大会。回国后她组建了第一个妇女组织——“埃及妇女联合会”。从此，阿拉伯妇女以组织的形式和男人一道参与了反对外国占领、争取国家独立解放的斗争，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0年代，阿拉伯各国取得了独立，阿拉伯妇女运动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1957年埃及妇女率先取得了选举权。尔后，妇女又当上了部长、议员，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权力。

阿拉伯现代女性文学的复兴与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复兴同步，记录了阿拉伯各国妇女觉醒、争取自由解放的历程。19世纪末的第一代女作家多出自黎巴嫩、埃及现代复兴运动中的先知先觉者。她们不甘于旧式妇女被奴役的命运，冲破家庭阻力，上学读书，走上了独立之路。最早的诗人阿满莎·台木莉娅

^① 阿拉伯语，原意是学者，在伊朗等伊斯兰国家专指宗教权威。

(1840—1902)，精通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文，用以赋诗作文，一展才华和独立个性，赢得普遍的尊敬。黎巴嫩作家宰娜布·法瓦兹（1847—1914），在上世纪末就写下了《爱与忠诚》等小说，并著书介绍了四百三十五位东西方的女性精英。20世纪初，莱碧芭·哈希米（1880—1947）的小说涉及了爱情与婚姻的主题，分析了爱与背叛的原因。芭希莎·芭迪娅（1886—1918）在其散文集《女性的权利》、《女人》中探讨了女性的权利和面临的种种问题。黎巴嫩的女才子梅·齐亚黛（1886—1941）是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她的散文清丽优雅，富于哲理。她对阿拉伯文学现代化和妇女解放的推动有口皆碑。

第二代的女作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或高等教育，不少人成为学者、作家。她们的作品通过对阿拉伯妇女痛苦或寄生生活的描绘，启发妇女的觉悟。

50年代阿拉伯各国独立后成长起了又一代女作家。科学教育的普及和妇女就业率的提高，为女性走向社会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这一代作家绝大多数是职业妇女，从事编辑、记者、大中学教师或医生等工作，经济上完全独立。促使她们业余拿起笔从事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原因，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女性命运的担忧。奈娃勒·赛尔达薇对周围的生活十分失望，她把写作视为“希望”，“在黑暗中创作为的是提供一丝光明”。沙特的法姬娅·拉希德是通过写作来“超越一切”的，她身不由己地写阿拉伯世界从10世纪以来发生的一切：社会的动荡、混乱、女人的悲伤和不幸。写作对她来说是痛苦的，她害怕触动这些伤口，但又无计可施。

女作家本身的生活经历也促使她们拿起笔为女性的自由、权利而斗争。随着文化水平和女性意识的提高，她们更加追求

纯真的爱情和平等的婚姻，不愿成为“沉默的淑女”、“能干的主妇”和“绝对忠诚的奴隶”，妨碍个性的发展。遗憾的是，女作家中真正美满的婚姻不多见，她们往往因丈夫不支持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她们中间离婚率和再婚率较高。坚持独身的女作家也不是个别现象，如巴勒斯坦女诗人法德娃·图甘，黎巴嫩的梅·齐亚黛，伊拉克的迪吉·艾米尔等。

当代女作家比上两代作家视野开阔、目光深邃，大量作品既体现出了女性的敏感细腻，也表现出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和气魄。她们不再浅吟低唱女子的愁苦薄命、空虚病态，而是从存在的角度描写不同阶层妇女的命运和渴求。她们的笔触深入到造成女子不幸的社会历史原因、深入到妇女解放的自身障碍之中，批判女性的依附思想，努力摆脱世世代代加在女人身上“似蜘蛛网般柔软，似金线般结实”的枷锁。与此同时，她们的作品也把对爱情婚姻的探讨引向纵深，揭示爱的误区，倡导构建合理的家庭格局和健康和谐的夫妻生活。为此，她们闯入“性”的禁区，但又保持了文学的艺术品位。

阿拉伯现代女性文学带有东方女性优雅含蓄、均衡和谐的美学特征，反映出东方女性的独特品格。女作家为争取解放奋勇抗争，但她们蔑视以解放为借口，贪图安逸而放弃女人应尽责任的现象；她们尊重本性和天职，崇尚人类最伟大的爱——母爱；她们蔑视歧视自我而追求男性化。女作家已尝到丧失角色的痛苦，明白角色转换不能改变被奴役的地位——因为女性的解放是人类自身解放的一部分。正像梅·齐亚黛所指出的：男女都是人，一方不幸，另一方也谈不上幸福。她们只要求作为社会另一半的女人的平等自由权利，不愿与男人为敌；她们渴望男人抛弃传统观念，与他们终身的伙伴一道去创造未来。

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大都给人以美感：她们不仅有美的外表，而且温柔、善良、有爱心，追求自然和谐，摒弃粗俗和丑陋。她们对大自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眷恋，渴望在自然中恢复本性和心灵的宁静。这些女性形象与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中或现代影视作品中那些愚昧自私、阴险嫉妒的女性形象有天壤之别。

然而，女作家的这些特征并不意味着她们软弱怯懦或女气十足。阿拉伯女作家多是本国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有的还担任着领导工作。她们的许多作品已超出女性的题材，她们对人类社会命运的整体描绘已为女性文学凭添了一股豪气。

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阿拉伯妇女的解放冲破重重樊篱已取得很大成就，阿拉伯女性文学的繁荣便是一个证明。女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不容忽视，但是，社会外部环境的局限和自我障碍，使现实离她们所期望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女作家的创作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在创作自由还困扰着阿拉伯文坛的时候，女作家的麻烦就更多：一位女作家抱怨，许多读者不把女性文学当文学来读，而把其视为窥探女性隐私的材料，从中得到猎奇的乐趣，忘记了文学艺术的根本价值。如男性评论中采用“不直露”等道德评语，而不用“朦胧”等艺术评语。这种男性阅读心理限制了女作家自由抒发情感，同时也造成一些女诗人出于对抗而不惜使用性感的字眼。

此外，“女性文学”的提法在阿拉伯还不十分普遍，或者说还未被广泛接受。已出版的几部女作家作品选和评论都不用“女性文学”冠之。相当多的看法是“文学就是文学，何以用性别区分”。部分男作家仍带着鄙夷的目光小瞧女作家，认为她们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一提；认为“女作家没给阿拉

伯文学增添什么新东西”，等等。而某些女作家也以不让须眉的豪气不肯与“女性文学”沾边，潜意识中似乎有害怕降低身分的担心。

80年代，女作家纷纷起来捍卫女性文学的存在，回击男性作家对她们的蔑视。伊格芭勒·巴莱卡连续著文逐个分析了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而批评男作家观念的陈旧，谴责他们沿袭传统观念，仍把女人视为柔弱的靠男人保护的可怜虫。对以写女性而著称的作家库杜斯及诗人戈巴尼，她们的言词更为严厉，指出他们并不了解女人，他们的作品中很难找到女性的真实形象。一位女诗人甚至说，社会上男人花钱买女人，戈巴尼则用“甜言蜜语收买女人”，“他不是爱女人而是仇恨女人”。梅塞隆·哈迪认为：女作家得天独厚的是“保留了男作家在社会生活中丧失了的灵性”，为此，她们大可不必自轻自贱。

在美国执教的女博士米尔法特也在开罗文学讨论会上呼吁承认“女性文学”的客观存在。她指出，女性文学不同于青年、工人或地域文学。它反映了作为第二性的女人在社会上不容忽视的普遍体验。她强调了两性在思维、心理、感情上的差异，认为女性比男性更趋于平和。

阿拉伯女作家的人数从80年代开始增长很快，这一现象在文学发展稍为滞后的海湾、北非国家最为明显。在男人经商、参战或沉默的情况下，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国的女作家们当仁不让，高瞻远瞩地写出了深刻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严重创伤的力作，反映了当时社会急剧变革情况下社会关系及人际关系的变化。她们的作品出手不凡，哈黛·萨曼的《贝鲁特梦魇》、《亿万富翁之夜》，哈娜·谢赫的《宰哈拉的故事》，法姬娅·拉希德的《阿拉伯怪骑士的嬗变》等，都是近年来阿拉伯

文坛的佳作，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当然，阿拉伯各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并不平衡，艺术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是，可以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她们将会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将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于文学的圣殿之上。

1994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李 琛 (1)
梅·齐亚黛 (1886—1941)	
女人与文明	李 琛译 (2)
苏海尔·盖勒玛薇 (1911—)	
和无聊小说主人公的会晤	吕学德译 (10)
乌勒法特·伊德里碧 (1912—)	
宝贝	张洪仪译 (18)
玢特·莎退依 (1913—)	
女继承人	邝 宇译 (26)
法德娃·图甘 (1917—)	
悔	仲跻昆译 (33)
沃菲娅·海莉 (1921—)	
爱情与失败	顾巧巧译 (36)
娜兹克·梅拉依卡 (1923—)	
回忆	仲跻昆译 (47)
胡达·贾德 (1923—)	
黑天鹅	顾巧巧译 (53)
苏菲·阿卜杜拉 (1925—)	
红色的鸟笼	程静芬译 (59)

- 贾吉碧娅·苏德基 (1927—)
 你冷酷无情 梁雅卿译 (67)
- 奈娃勒·赛尔达薇 (1930—)
 不求赦免的女人 (节选) 伊 宏译 (82)
- 宰娜布·莎迪戈 (1935—)
 午夜来访的女士 梁雅卿译 (146)
- 伊哈桑·卡玛勒 (1935—)
 四分之一丈夫 梁雅卿译 (156)
- 库雷特·扈莉 (1936—)
 日月穿梭 (节选) 王 复译 (163)
- 丽拉·芭阿莱贝姬 (1936—)
 我活着 (节选) 齐明敏译 (229)
- 玢特·杰吉莱 (1938—1986)
 父之罪 齐明敏译 (248)
- 伊姆莉·纳苏尔拉 (1938—)
 诅咒 李 琛译 (257)
- 赫娜色·班瑞娜 (1940—)
 话不投机 祝 畅译 (265)
- 丽拉·奥斯曼 (1941—)
 烟缸中的女人 齐明敏译 (273)
- 哈黛·莎曼 (1942—)
 你的眼睛是我的命运 程静芬译 (280)
- 爱的背后 程静芬译 (292)
- 从女人中解放出来 李 琛译 (304)
- 素阿德·穆巴拉克·莎巴哈 (1942—)
 做我的朋友 仲跻昆译 (309)
- 女性的否决 仲跻昆译 (313)

伊格芭勒·芭莱卡 (1943—)	
一个四十岁的女人 (节选)	李 琛译 (319)
鲁特菲娅·杜雷米 (1943—)	
独身女人的世界 (节选)	张洪仪译 (370)
祖海尔·贝莉 (1945—)	
两只小鸟, 两个傻瓜	顾巧巧译 (415)
玛莉凯·阿穗米 (1946—)	
我叫“雨”	张洪仪译 (418)
拉杜娃·阿述尔 (1946—)	
在月光里	李荣建译 (422)
玫瑰花	李荣建译 (425)
布塞娜·纳塞莉 (1947—)	
篷船	齐明敏译 (427)
娜费拉·宰哈卜 (1947—)	
未收到的回信	祝 畅译 (438)
玢特·芭哈尔 (1951—)	
老人与黄昏	祝 畅译 (444)
冰 偶	张洪仪译 (450)
梅塞隆·哈迪 (1958—)	
蝴蝶	张洪仪译 (455)
拉希苔·莎莉妮 (1961—)	
与欢乐无缘	祝 畅译 (462)
法姬娅·拉希德 (? —)	
问	张洪仪译 (468)
素阿德·欧莱米 (? —)	
塔芙勒与族人之剑	张洪仪译 (472)
往日的回忆	张洪仪译 (476)

娜迦特·赛拉尔 (? —)

母性 祝 畅译 (483)

编后记 李 琛 (486)

后记 《蓝袜子丛书编委会》 (487)